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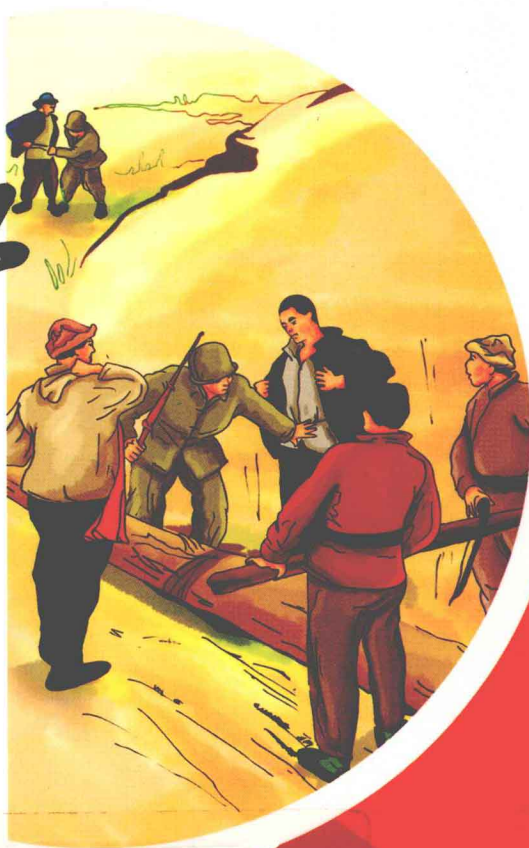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爱国主义教育第一课

HONGRI

红日

教育部 中央电视台 联合推荐

吴强◎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爱国教育第一课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红 日

吴强◎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日 / 吴强著 ; 吴小庆改编. — 2 版.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11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3235-1

I. ①红… II. ①吴…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 缩写本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3699 号

出品人 陈琛
出版策划 赵岩
责任编辑 焦瑛
插图绘制 杜佳钰
责任印制 杨俊红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开学第一课
红 日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 毫米 1/16 字数 / 98.6 千字 印张 / 10.5
版次 /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印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14.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1

涟水(注:地名,位于江苏省北部,淮河下游。涟:lián)城外,淤河两岸酱黄色的田野,寂寞地躺着。

战争降临到这个和平生活的地方来了。

一周以前攻到涟水城下被杀退的蒋介石匪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了第二次猖狂进攻。这次进攻,敌人投入了他们全部兵力,十分猛烈。飞机成群地在涟水城和四周上空盘旋、轰炸。大炮的轰击比飞机的轰炸还要猛烈。大地上的一切,都在颤抖。

苏国英团八连四班班长杨军和他班上的战士们,守备在战壕(注:作战时为掩护而挖的壕沟)掩蔽部里,已经两天半了还没发出一枪一弹。

“这打的什么仗,我还是头一回!”斜躺在掩蔽部里的战士秦守本气闷地说。

“这是炮战,最新式的!”坐在他身边的张华峰说。

“炮战?我们的炮呢?”秦守本拍拍手里的步枪,问道。

“是好汉,到面前来干!蹲在老远放空炮,算得什么?”机枪手金立忠气愤地自言自语着。

“不要急!他们总是要来的!”班长杨军正在擦刺刀,对金立忠说。





正说着，一颗榴弹炮弹在离他们四五十米远的地方，轰然炸裂开来。隐蔽部顶上的泥土，哗啦哗啦地震落下来。在他们附近，紧接着又落下了五发炮弹。

战壕里突然紧张起来，五班、六班的阵地上，传出了叫喊声。原来是敌人的炮弹打中了他们的战壕，一个战士牺牲了，他的头埋在泥土里。另一个受了伤，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本头上，头倒悬在土堆下面，杨军认出那是年轻的战士洪东才。杨军的心绪有些纷乱，他的掩蔽部，没有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他感到幸运；同时，他也感到敌人的威胁渐渐地逼近。

趁着炮弹稀疏，飞机从顶空附近刚回旋过去，他们在掩蔽部的顶上加了半米多厚的泥土，掩蔽部门口的矮墙加厚了一些，并且拦上了一根粗大的树干。

整整一天，敌人依仗大炮、飞机，前进了三公里。就是说，敌军的先锋部队，距离杨军他们守着的第一线阵地，只有十二公里。照这样的速度，如果还是痴猫等死鼠一般的守在战壕里，还要等四天才能和敌人交锋。对打惯了出击战的部队来说，变换到阵地打守备战，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折磨。时间在睁眼、睡眠中过去，看不到敌人的影子，伤不到敌人的皮毛，在杨军看来，这不是战斗，若说是战斗，也是一种令人愜气（注：闹别扭，生闷气。愜：òu）的战斗。

令人振奋的消息终于来了。

当天夜晚，他们奉命进行第一次出击。



夜晚，繁星缀满蓝天，战士们沿着淤河向前摸进。二排长陈连带着五、六班，绕到河堤西岸的田野前进，杨军的一个班，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沿着河滩正面袭击敌人。在堤上一个饭棚子跟前，他们发现了一个敌人，正要扑将上去，敌人的汤姆枪就抢先开起火来。金立忠一个快步，冲上河堤，随即射出了一串密集的子弹。一个班的敌人，一下子倒了三个。没有死的敌兵，慌乱调头逃窜。杨军、张华峰、秦守本他们追了上去，金立忠的火力，跟在敌人的屁股后凶猛地追击着。副班长带的另半个班，和排长陈连带的两个班，几乎同时包抄到敌人的前头，拦断了敌人的归路。一个班的敌人，只有一个没有死，胸口中了两颗子弹，血，浸湿了他的灰黄的军衣，胸前印着“灵”字的符号也溅满了血污。当把他抬走的时候，他模糊地意识到他当了俘虏，微微地抬起他的右手，大声哭叫着说：

“快把我打死！打死！”

走了没几步，他就死了。



两天以后，敌人攻到了涟水城下，杨军的一个班，只剩下五个人，副班长带的另外半个班，由于掩蔽部中了一颗一百磅的炸





弹,全部牺牲了。杨军也受了伤,他的左肩楔入(注:把楔子或钉子等尖利的东西钉到物体里面,这里指弹片刺进身体。楔:xiē)了一寸多长的一块炮弹。敌人的第七次冲锋,到达了他们扼守的战壕附近。来不及包扎伤口,他和班里仅有的四个战士,迎着敌人冲了出去。

凭着单人掩体,杨军忍着伤痛,把枪口对准敌人射击。“又是一个”! 他的心头荡起了一种杀敌制胜的快感。

敌人的冲锋队形是密集的,真像是一窝狂蜂,低着头,躬着身子,看样子受过最严格的训练,向前跑步冲锋的时候,竟还保持着先后层次,前头的总是跑在前头,后头的总是落在后头。大概是个军官,在距杨军前面一百五十米远的一道矮墙后面,不时地冒出头来,举着手里的驳壳枪(注:毛瑟军用手枪。其枪套是一个木盒,也称匣枪或盒子炮),“砰砰叭叭”地射击着,嘴里大声喊叫:“冲! 冲上去! 不许回头!” 在他督战的枪声和喊声中,敌兵们冲近了几步。

趁着敌军官又把脑袋露到矮墙上面的一瞬间,杨军扣动了扳机,矮墙上敌军官的头再也没有露出来过。全战壕的战士们,像出枪膛的子弹一样,猛然地飞奔出去,急风骤雨般地扑向敌人。杨军、张华峰冲在最前面,一口气冲到那道矮墙下面。

由于高速度的奔跑和伤口流血过多,杨军终于瘫倒下来,昏倒在矮墙底下。烫热的枪压在他的身上。大约过了不到一分钟,一股硝烟窜入他的鼻腔里,他又睁开沉重的眼皮。他想爬起来,

从腰底下抽出麻木的右手，臂部同时用力，想把沉重的身体向上撑起，但是他没能如愿，又跌了下去，躺在矮墙脚下。喘息了一下，他摸摸挂在腰带上的水壶，想喝口水。用力摇晃了一下，水壶轻得几乎没分量了，水壶碰到枪杆子上，发出空洞的声音。“没有水了！”他喃喃地说道。

他把贴在地面的头，向左右两边望望，没什么动静，大炮不响了，枪声也很稀疏，除去不远处横着一具敌兵的尸体外，他几乎什么东西也没看到。这时候，他突然感到孤独和不安。“我不行了吗？”他心里暗自问着。

稍隔一会，突然一阵枪声，使他从迷蒙的状态里清醒过来。奔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本能地爬了起来，眼前出现了在几十分钟以前看到的那个敌军官。

军官的手里握着崭新的驳壳枪，他的眼睛在发光，血从头上经过鼻子、嘴唇，流到他的脖子里。军官好像也认出了这个人正是开枪把他击倒的射手，仇恨从他发紫的眼珠显露出来，他的一只手抓住矮墙的泥土，竭力地撑持着身体，一只手举起枪来，食指扣动扳机，朝着杨军射击。可是，没有一颗子弹射出来。他焦急而又失望地靠在矮墙上，考虑着用别的什么手段重新对付他的敌手。

杨军在躲避敌军官射击的时候，不料一块砖头绊了他，他踉跄了两三步，才站稳了脚跟。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地方，还会发生这样一场白刃战（注：一种极为残酷的战斗，双方



伤亡率基本是1:1)。他抱住他的枪托,举起灼灼闪光的刺刀,冲到矮墙的那一面,转过身子,拼力地朝军官的胸口刺去,由于用力过度,他的两手抖动了一下,刺刀深深地插入到墙肚里去,刀锋侵入的地方,距离敌军官的臂膀大约还有两三寸光景。杨军急得头上迸出豆大的汗珠,正要从墙肚里拔出刺刀来,进行第二次刺杀,军官却颓然地倒了下去。杨军吃力地把刺刀从墙肚里拔了出来,头比先前晕得更加厉害,体力也消耗完了,他瘫靠在矮墙上喘息着。

追击敌人的秦守本和张华峰两个人回到矮墙前,他们扶着杨军向回走,没走几步。杨军突然停下来,说道:

“把那个军官弄来,他没有死!”

“家伙已经给我缴来了!”秦守本晃着崭新的驳壳枪说。

“把他弄来,是个军官,他还是活的!”杨军坚决地说。

“不死,也快断气了!”秦守本还是不愿意回去。

“我去!”张华峰说着,跑回到矮墙那里去。

3

战士们含着眼泪告别了淤河水旁精心构筑的守了八天八夜的战壕和掩蔽部。张华峰、金立忠、秦守本和弹药手周风山四个



人，两天来连续向北走了一百二十里路。在一个庄口的桥边上，立着一块黑门板，上面写着各个部队通知本队人员联络地点的通告。门板前面，挤满了人，因为天已傍黑，手电筒的电光，在上面闪来闪去。

张华峰挤到人丛里，没有见到他所属的团、营、连的联络通告。他失望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其他的三个人也默不作声坐在一边。

从火线上撤退下来，他们一直保持沉默状态，大家心里都有好多的话，可是谁都不说什么。他们互相看看望望，头就不由得低下去，全班十二个人，八个不在一起了，班长杨军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其余的七个，为了神圣的革命事业，捐献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心里感到痛苦和悲凉，这个时候，谁多说一句，谁要对谁再有什么不满意，那就是罪过。他们坐在那里，至少有二十分钟。由于有七八个人到居民家里烧起饭来，引起了他们饥饿的感觉，张华峰摸摸身上两条空了半截的米袋，眼睛向其他人示意问道：“我们也去烧饭吃吧！”秦守本站了起来，好似许多话并成了一句话，突然大声说：“烧饭吃！肚子叫了！”

他们走到一个居民家，房主是一个七十多岁的白胡子老爹，对他们说：

“家里人都走了！没人帮你们做，也没什么给你们吃！”

他从火塘（注：室内地上挖成的小坑，四周垒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里扒出几个烤熟了的红山芋，送到战士们面前的小方桌上。



白胡子老爹坐在秦守本对面的小凳子上，问道：

“是涟水城下来的？”

秦守本点点头。

“城里的宝塔没有给打坏吧？”

“没有！”

白胡子老爹感慨不已地说：“……远的不说，就从民国初年算起。张瞎子、白宝山、马玉仁，他们在这一带打过，杀过，民国十六年，说是革命军来了，又打！唉！到后来，什么革命军喽！官匪不分。鬼子来以前，闹土匪，杀人、绑财神、断路。把我这八口人、十二亩田的人家，也当了财神，把我一个三岁的小孙子抱了出去，逼我卖了三亩地去赎回来。打鬼子，这里算是运道好，开头，鬼子迟来一年，你们站在这里，鬼子又早走一年，算是打了整整六年。不是刚刚停了？你看烧了的房子还没盖好，又打！弄得你神魂不安，鸡犬不宁！同志！不能不打吗？”

老爹边说边悲叹，秦守本看到白胡子老爹的眼边流出了眼泪，心里边很难过，气愤，他把山芋皮使劲地摔到门外。

“不是我们要打的！是蒋介石！”张华峰在锅边喊着说。

“我知道。不能谈和吗？”白胡子老爹问道。

“毛主席去年到重庆跟他们订了和平条约，他们都撕了！你不打！他要打！你和，他不和！有什么法子？”张华峰走到白胡子老爹面前说。

“那只有打啦？”



张华峰点着脑袋，举出拳头回答说：

“对！只有打！”

白胡子老爹走到后屋，从床底下的坛子里，拿出一盘腌蒜苗来，给战士们做小菜，这是四个人这一天吃的第二餐饭。吃了饭后，他们谢了老主人，又穿插在纷杂的队伍里，默默走向前去。他们又走了整整一夜，实在太疲劳了，左问右问始终没有问明他们部队的宿营地点。在拂晓的时候，便茫然地跟着一支马匹很多的队伍，进了树林环绕的村庄。

第二天中午，秦守本碰到了军司令部作战科长黄达，谈了几句话后，黄达把他带去了。

秦守本被带到一位高级首长那里。

“你的班里还有几个人？”听了秦守本说了他们经历的战斗情况，高级首长问道。

“四个人。”

“你们班长叫杨军？是小杨？跟你差不多高，比你棒一些？天目山人？”高级首长把开头问过的话又重新问了一遍。

秦守本一一点头回答。

“去弄饭给他们吃，吃过饭，把他们四人都带到我这里来！”首长吩咐。

黄达带着秦守本离开了屋子。

他就是军长，名字叫沈振新。中等身材，乌光闪闪的眼睛上面的两道浓眉，稍稍上竖，虽然有几道淡淡的皱纹，却并没有减



少他的英武和神采。秦守本对他问话的回答，勾起了他的心思。

涟水战役是由两个战斗组成的。沈振新和他所统率的一个军的部队，是两次战斗的主角和主力。第一次，他们负担阵地的正面作战，没费多少力气就把敌人打下去了。第二天，也还是这个敌人——蒋介石的警卫军整编七十四师。他的队伍的两翼增强了友邻部队，正面也加上了新生力量的配合，战斗却失败了，涟水城落到了敌人手里。他自己的部队、友邻部队，都在仓猝的情况下从火线上撤退下来。由于仓猝，情形有些混乱，像杨军一个班吧，十二个战士，只剩下四个人，走了一百多里，还没回到自己的连队里。

战斗的失利，他是经历过的，他深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但是这一次，他特别感到心痛和不安，部队受了损伤，主力团的团长兼政治委员苏国英牺牲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张灵甫的七十四师竟是这样的威风，他不甘心。

秦守本跟着作战科长黄达出了军长的门，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离得很远，他就望着张华峰叫着：

“吃饭去！吃饭去！”

“你怎么这样高兴？”

“军长！军长喊我去了！问了我战场上的情况。”秦守本激动地说。

秦守本又把呼呼大睡的金立忠、周凤山喊醒，说道：

“到军部去吃饭！军长叫我们四个人吃了饭，一齐到他那里

去谈话！”

饭后，在军长的屋子里聚了好几个人。张华峰认识的有丁元善、参谋长朱斌。当张华峰叙述到他们在反冲锋那阵子，捉回一个半死半活的俘虏的时候，沈军长打断了张华峰的话：

“俘虏呢？”

“送到团部去了！”

朱斌命令黄达马上打电话去问明情况。

“要他们马上送来，死了也得送来！”沈振新命令说。

4

午夜，受了伤的俘虏被带来了。

问过俘虏兵的病情，沈振新要朱斌开始审问。

“喂！你是叫张小甫吗？”朱斌向俘虏轻声问道。

俘虏兵静静地躺着，没有一点反应。

军长的警卫员李尧和汤成把俘虏扶坐在门板上。

沈振新把蜡烛向架子边上移了移，让烛光把俘虏的面貌照得更清楚些，然后果断地说：

“不论是多么顽固的敌人，我们都要征服他！对你，因为你已做了俘虏，我们不把你当做敌人，可是，你要老实，对我们进行





欺骗是不行的！”

俘虏的身子有点儿颤抖，两只手抱在胸前。

“现在，我要你告诉我，涟水战斗，你们一共投入多少部队？蒋介石给你们进攻解放区的命令是怎么说的？七十四师的武器美式装备是多少？日式多少？老实回答我！”沈振新放低了声音，但是干脆、明确地说。

俘虏愣了几秒钟，哆嗦着说：

“我愿意回答，不过，我是个下级军官，不全知道。”

“知道多少就讲多少。”

“大概……也许……我的回答，你们是不会相信的。”

“你狡猾！大概！也许！”黄达恼怒地说。

“你就讲大概吧！”朱斌接着说。

“让我想想吧！我的伤口痛，哎呀！”俘虏的两只手抱着纱布裹着的脑袋，哭泣般的叫起来。

“你现在是俘虏！你知道吗？”沈振新手指头敲着桌子说道。

俘虏听到这句话，受伤的头也抬起来，两手放在膝盖上，眼睛里闪着冷漠的光，好像下决心要抗拒审问，说道：“你们对付我，处置我是便当的。你们对付七十四师……”

“对付七十四师怎么样？”沈振新强忍满腔愤怒，冷静地问道。

俘虏望望沈振新，又望望其他人，没有再说下去。

沈振新压抑着的怒火突然地喷泻出来：

“你不说，我替你说！你以为我们对付七十四师没有办法吗？你错了！我们要消灭七十四师！只要蒋介石一定打下去，我们就一定奉陪！我们可以放你回去，让你再做第二次、第三次俘虏！”

俘虏听了这番话，身子禁不住战栗起来。沈振新抽了一口烟，然后用力地喷吐出去，接着说：

“你们胜利了吗？做梦！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我们要你们喝下去的血，连你们自己的血，从肚子里全部吐出来！不信你等着瞧吧！”

军长沈振新的手，在桌子上拍了两下，愤然向外走去，参谋长朱斌跟着走了出去。

俘虏的脑子胀痛起来，沈振新的言语，像锤子一样敲击他的头盖，“连自己的血”“全要吐出来”！他恐惧起来，双膝跪在地上，两只手几乎要抱着黄达，哀叫着：

“你们不要杀我！我说，我说！你们问的，我全部回答！”

在沈振新他们走了以后，黄达继续进行了审问。俘虏说了他是少校军阶的营长，本来姓章，叫章亚之，因为崇拜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改名张小甫。并且由他自己把他所知道的七十四师的兵种、兵力、战斗部署等情况写了一些出来。



5

片片白云在高空里默默行走，银色的太阳隐在白云后面，光秃的树梢在飒飒(注：形容风吹动树木枝叶等的声音。飒：sà)的寒风里摆动身姿，鸟雀几乎绝迹了。只有一群排成整齐队形的大雁，和地上的人群行进方向相反，从北方飞向南方。

连续几天来，部队一直向北行军。走了一山又一山，疲劳的队伍终于像逆水行船似的拉到了预定的目的地，驻扎下来。在那里部队进行了二十天的休整、训练工作。通过紧张的战斗演习，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地提高了。

在四天以前布置了当前备战工作，待令行动的军部昨天深夜发出紧急通知，命令团级以上的干部，除去留一人管理事务以外，全都在今天上午到达军部驻地参加会议。军官们从周围的村庄赶来，十几盆木炭火在会场里熊熊燃烧。但是，屋里的空气，还是逼人的寒冷。

墙壁上挂满了地图，一幅标示当前敌我兵力分布的战争形势图，触目地挂在墙壁当中。图上标志的红色的、蓝色的箭头，密密地纵横交叉着。只要注目一看，就会感觉到战云密布，狂暴的战争风雨就要来临。